

追寻烈士的足迹

□ 霍建明

记得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某个夏夜,村露天广场上播放电影《英雄儿女》,当银幕上王成紧握爆破筒,在枪林弹雨中高呼“向我开炮”与围攻上来的美军同归于尽时,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如刀刻斧凿般深深刻进我稚嫩的心田。

电影散场不久,恰逢父亲行医归来。当我眉飞色舞地讲述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时,父亲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用手指了指,说:“咱们家北边就有这么一位英雄。”

父亲是1950年10月首批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在行唐县毛照村这个千年古村,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霍氏家族,竟有三人参加了抗美援朝,另外两位是霍兰德和烈士霍明生。父亲九死一生回到了祖国,回到家乡,作为一名医生继续为百姓服务,霍明生却留在了异国他乡。

父亲1927年出生,比霍明生大5岁,两家相距不过百米,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彼此都非常熟悉,建立了深厚的友情。霍明生的牺牲是深藏在父亲心中的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我听了许多长辈讲述霍明生烈士的故事,心中更增强了对霍明生烈士的尊重。

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个想法,以后有时间、有条件了,要写写烈士霍明生的故事。2020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想着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写一写霍明生烈士。

我首先查了中国英烈网等

权威史料库,可查证资料仅寥寥数行:霍明生,籍贯行唐县市同乡毛照村人,生前为战士,1951年9月牺牲于朝鲜。其他的,比如隶属哪个部队、牺牲的情况、立功的情况都不详。

搜集史料期间,家乡的人提醒我,霍兰德与霍明生烈士年龄差不多,二人是发小,当年都参加过抗美援朝,霍兰德后来转业到邯郸工作并离休。

2019年金秋,我终于见到了霍兰德这位革命前辈。当我问起霍明生烈士的故事时,年近九旬的他,头脑清晰,清楚地记着,20世纪60年代初,他回家乡探亲,见到霍明生烈士的母亲时,她将霍明生所在部队连长、指导员联名写给老两口儿的信拿了出来,信中详细记述了霍明生烈士的事迹:他为了救自己的连队去寻找被炸断的电线,并用双手将电线连通,使救援部队及时赶来,全连得以获救,他因此受伤并立功。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提及往事,老人霍兰德青筋虬结的手微微战栗,眼中泛起泪光。

2022年金秋十月,我踏上了返乡之路,见到了霍明生烈士的妹妹,已是75岁的共产党员霍香娥。

据霍香娥讲,他们家中兄弟姐妹6人,霍明生排行老大。她听母亲多次讲过,1948年,霍明生参加新保安战斗时受伤并昏倒在地。后来战士们发现霍明生还有呼吸,就用玉米秸秆点火熏烤他的身体,他才慢慢苏醒过来,被战士们抬进医院救治。伤好之后霍明生继续返回部队战

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霍明生的部队驻扎在天津。

她还讲到,哥哥所在部队领导给父母来过一封信,她父亲去世比较早,信一直由母亲保存,1983年母亲去世前才将信交给她保管。霍香娥还记得信的内容,里面讲述哥哥的事迹和霍兰德叙述是一样的。因时间久,农村存放条件较差,当我小心翼翼地

霍香娥讲完哥哥的事迹后,沉默良久,认真地说:“建明,我年纪大了,农村的存放条件不是太好,哥哥的这封信及烈士证书和荣誉证书都交给你保存吧,一是希望有机会把哥哥的信修复一下,二是能否把哥哥的事迹宣传一下或者记载下来,让家族的后代知道,并传承下去。”当老人将粘连的烈士证书和几乎空白的书信等资料郑重交付于我的那一刻,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几页纸的重量,更是一个家族几十年来的守望,一段亟待打捞的红色记忆。

回到石家庄后,我多方求教于文献修复专家,但都摇头叹息。我并未放弃,经过一年多的辗转,终于通过朋友联系到我国著名古书画修复专家、古书画装裱修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徐建华老师。当朋友找到徐老师并

说明来意,他欣然同意,并且承诺将义务帮助烈士家人完成修复任务。

在徐老师的指导下,修复团队一方面利用传统修复古画技术,另一方面又结合最新的科技检测多光谱成像技术,经过极其复杂的修复过程,历时三年,终于顺利完成修复。

修复后证明这封信就是霍明生烈士生前的连队写给他父母的,信中讲述了烈士在部队立功的经过和一些情况,这与烈士母亲生前讲的、霍兰德叙述的、他妹妹的回忆是一致的。因为证书的内容被修复,霍明生烈士所在部队的番号也被确定,进而也查清楚了他入朝的时间:霍明生烈士于1951年6月17日-20日由天津塘沽出发,随中国人民解放军67军入朝作战。在后来的战斗中,他所在的炮兵团在掩护我军步兵时,遭到敌机轰炸,霍明生壮烈牺牲。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在国家面临危难之时,霍明生他们这些好男儿,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奔赴抗美援朝战场,英勇杀敌,血洒疆场。今天,我们追寻霍明生烈士的足迹,寻找他的事迹,不仅仅是纪念霍明生烈士,也是在纪念跟他一起参军的战士,包括一起参加抗美援朝的我的父亲、霍兰德他们那一代人。他们虽然已经远去,但他们的英雄壮举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因为,今天的和平,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越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就越要纪念这些伟大的革命战士。

师恩如灯

□ 封龙

前几日教师节之时,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前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她叫丁慧,是我初中三年级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丁老师身材高大,眉宇间自带一股英气,讲课中气十足,是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模样。她的板书极其工整,但字迹笔画间透着一股豪爽与干练。我常想,若她生于宋朝,定能成为豪放派词人中的一员,尽管她本人是那般喜爱婉约派的李清照。

初见丁老师,便觉她与众不同。她做事从不拖泥带水,讲课雷厉风行。我至今清晰记得她在第一节课上提出的要求:必须做一个讲原则的人,要严于律己。她甚至为我们这群半大少年讲解了“慎独”的道理。彼时我虽不甚明了,却将这些话深深记往。多年后回首,受益匪浅。

说来惭愧,在遇见丁老师之前,我的状态可谓浑浑噩噩,三观未定。是丁老师为我推开了一扇窗,让我明白为学先为人。她给予了我一套宝贵的方法论,我循着这条路前行,奠定了今日的价值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正是我对丁老师感情的绝妙注脚。

丁老师之所以令我终生难忘,主要源于两点。一是她鼓励创新与广泛阅读。她鼓励我们读好书、读好文,曾在课上为我们朗读梁衡的《乱世中的美神》,那

是一篇写李清照的传记。梁衡文笔优美、思想深刻,经丁老师娓娓道来,至今仍在我的记忆中回响。

她也鼓励创新。当时我尝试创作科幻小说,这在其他老师眼中无异于“大逆不道”,但丁老师认真读了我的作品,并提出了修改建议。如今我的作品多次获奖,常年于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小说、散文、随笔,已经超过两百万字。这一切,都离不开丁老师当年为我种下的那颗种子,如今它已亭亭如盖。

二是她出色的专业教学能力。语文试卷最难莫过于阅读,考生们也常在此失分。就如有一年高考阅读题中那篇《一种美味》,文章结尾提到鱼“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题目是让考生解读最后这句话的深意。见到题目时,我会心一笑。虽已远离语文学习多年,却仍记得丁老师所总结的解题“套路”。她凭借多年经验,为我们凝练出一套应对阅读题固定题型的解题思路和答题范式,即便未能深解文意,依其方法仍能准确得分。

这就是我可敬可爱的丁老师。她既践行素质教育,扩展学生的视野与格局;又精通应试之道,带领我们在考场上披荆斩棘。这实在是一种完美的结合。

我很怀念当年丁老师给我们上的每一堂课,真希望可以再听她讲一次课。

(作者单位:河北省律师协会)

一方荷塘

□ 王鑫

于车水马龙间,寻觅一隅心灵的净土,定能荡涤尘埃,令人心旷神怡。此处,几经变迁,已华丽转身,成为周边市民散步娱乐之绝佳之地,它就是邢台牛尾河公园。

牛尾河公园临牛尾河而建,为中型街边游园,活动广场、观景廊桥、休闲广场一应俱全。整个夏日,工作之余,忙碌一天便是期盼夜幕降临,茶余饭后,走出家门,牛尾河公园便是首选,尤其湖中的那一片荷塘,更是为整个公园增色添香。碧绿的荷叶成片相连,粉色的荷花遥遥生香,错落而有致,风动而轻摇,每每观之,不禁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句。

临近湖畔,荷香袭人,其之魅力远胜于自身,亦正如此,荷花便成为古今文人士争相歌颂的对象。其圣洁,出淤泥而不染;其正直,当亭亭玉立之;其高雅,菡萏而怒放;其坚韧,苦心而入味;其无私,内洁而通透。如此之熏染,怎能不让人愉悦身心。围绕荷塘散步,定是赏心悦目,轻松自

如,不时观之湖中,鱼儿嬉戏穿游,活泼而灵动,如诗画之境界。

清水芙蓉美,自然赋予之,细细品味,她之全身皆美,根、花与果同时共生。其根茎为莲藕,美味食材,荷花圣洁而芬芳,莲子是清心去火之灵药。古往今来,对荷之深思,那是横跨千年、穿越文明与哲学的深邃对话,它不仅仅是一种植物,更是承载多重象征的精神意象。对其深思,如凝望一池静水,水面是它展现给世界的纯净之美,水底则是其深植于淤泥之中的生命根源。

这何尝不像自身,每一个人都根植于生活的琐碎、社会的复杂、人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与过往。但人之智慧也应如荷一般,不否认这些“淤泥”般的存在,而是历经洗涤之后的澄澈,以及转化之后的成长。接纳和理解,向阳而生,最终在心中开出一朵灿烂的花,它可沐浴阳光,感受人间,宁静而强大。这或许是荷留给世人最珍贵的启发和礼物。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襄都分局)

秋染山韵绘梯田

孔大龙 摄

(作者单位:沧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秋听虫吟

□ 赵增强

有人说“春听鸟语,夏听蝉鸣,秋听虫吟,冬听雪落”。在这处暑后的秋夜,凉爽来得不疾不徐,暑气敛去大半,余温像被风揉软的棉絮,悄悄缠在空气里,早没了盛夏那股裹着汗味的黏腻闷热。睡前推开阳台窗户,晚风裹着草木经夜浸出的清润,一下子漫进屋子,连最后一丝赖在枕畔的燥热,都被它轻轻拂走了。

随晚风一同进来的,还有窗外草丛里的虫声——蛐蛐的欢唱,滚在风里格外清亮;不知名虫儿的低吟细得如丝线,缠在叶尖软乎乎的——“嗷叽、嗷叽”,这声响经晚风细细筛过,让人瞬间清爽下来,不由自主被拉回到童年的乡村秋夜。

小时候的秋夜,总裹着层透亮的月光。银芒洒在金黄的谷穗上,把谷子染得更暖;虫鸣从田埂、草垛、墙角四面八方涌来,比此刻阳台外热闹百倍——蛐蛐扯着嗓子高歌,纺织娘“轧织

轧织”地低唱,蝼蛄还在土里闷声哼着调。

那时候,只要一吃过晚饭,我就会揣着空玻璃罐,会同小伙伴们往田里跑。田埂上的草还留着白日的暖,踩上去软乎乎的,沾着点细碎的月光;偶尔有蚂蚱“噌”地从脚边蹦过,我们立刻追着扑过去,草叶被闹得沙沙响,惊飞了叶上的露珠。为了比赛谁逮的蚂蚱多,常常忘了回家的时辰,直到多娘的呼唤从村口飘来,才攥着装满蚂蚱的玻璃罐一路小跑,罐里“窸窣窣窣”的动静混着我们的笑声,在夜里会飘得很远、很远。

尤其是,在大豆快成熟的日子,蛐蛐的叫声脆生生的,像撒了把碎糖,听得人心里发痒。我和弟弟总围着爷爷转,扯着他的衣角缠着他给编蛐蛐笼。当时,爷爷虽已年迈,可手却依旧灵巧,不是做板凳,就是修厨具,就连我和弟弟吃饺子用的木叉子、玩的陀螺都是爷爷做的。编蛐蛐笼,对于爷爷来说是小菜一碟。爷爷编的蛐蛐笼有两种,一

种是高梁秆做的,一种是树枝条做的,树枝条一般专挑榆树上最纤细、最柔韧的枝条。

爷爷见缠不过我们,就会利用中午的时间,到村东口的榆树下采枝条,带回家浸在清水里泡软,慢慢剥去外皮,露出里面浅黄的木芯,再用剪刀裁剪成均匀的长短,然后坐在屋檐下,慢悠悠地绕、细细地编,编一个蛐蛐笼大概要花三天的工夫,成品方方正正,四角还缀着小巧的提手。每次我把笼子拎出去,都能引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有了笼子,我就和小伙伴往大豆地里钻。蛐蛐虽然多,可逮起来却不容易——顺着“吱吱”的叫声找过去,刚屏住呼吸轻轻拨开豆叶,它就“噌”地蹦进豆丛深处,没了踪影。有时为逮一只蛐蛐,要耗上一中午,晒得脸蛋通红,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滴,浸湿了衣角,可只要听见蛐蛐的叫声,浑身的累意就像被风刮走了,又攥着草叶继续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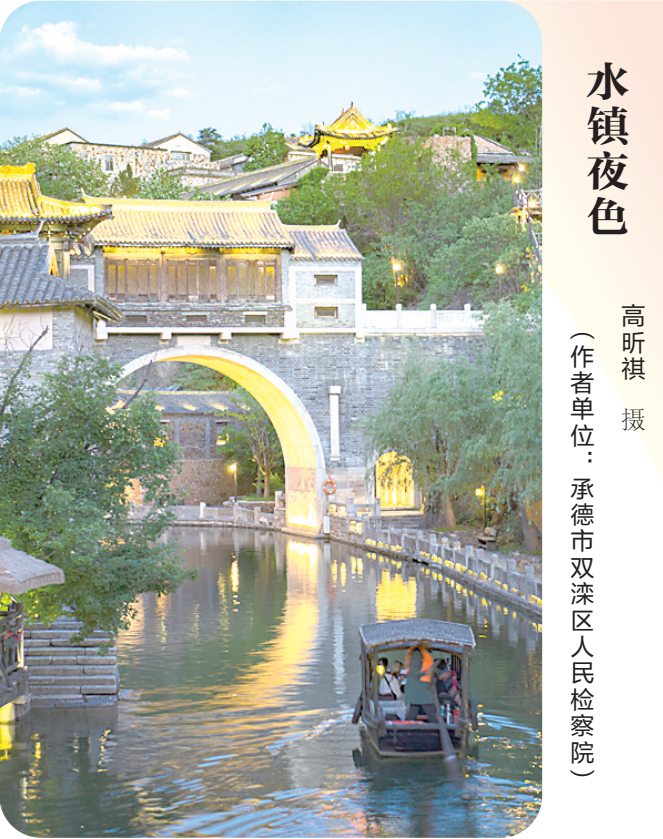
好不容易逮到蛐蛐,我们小

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爷爷编的笼子里,挂在屋檐下的阴凉处,再跺着脚摘几朵鲜嫩的丝瓜花喂它,然后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安安静静听它唱。那叫声裹着豆田的清香,混着风掠过屋檐的轻响,还有爷爷在屋里做木工的细微动静,一点点融进秋夜,成了童年里最清亮、最难忘的底色。

如今再听虫吟,玻璃罐的余温、大豆的清香、伙伴们清脆的笑声,还有爷爷编笼时指尖的暖意,竟都随着虫鸣声一同涌来。原来有些时光从不会走远,它们藏在某缕晚风里,躲在某声虫鸣中,只待某个秋夜,你静静聆听,它们便会轻轻叩开记忆的门,将那些柔软的过往一一送到你眼前。

(作者单位:邢台市信都区人民法院)

流年岁月



水镇夜色

高昕祺 摄

(作者单位: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检察院)